

赵红玲 著

六朝

拟诗研究

上海辞书出版社

集华丽与典雅于一身，既厚重又优美，既壮丽又幽怨，一种美轮美奂的诗歌存在，如此唐诗，从何而来？

唐诗的韵律，唐诗的意象，以及意境、审美理念等等，能否就简单地说是唐代盛世经济发展的必然，以及天下一统的文化反映呢？

用政治或经济的由头来解释唐诗的说法，显然还缺少基本诗歌要素的支撑。诗之为诗，在于它先有了诗的要素。

在此意义上，唐诗实在是经六朝诗歌一步步的发展，才得以丰腴现世的成熟体。事实是，唐朝的诗歌要素，大都是在六朝诗歌的实践中稳定下来的。这中间发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就有六朝人喜欢的『拟诗实践』。

赵红玲 著

六朝 拟诗研究

上海辞书出版社

集华丽与典雅于一身，集厚重与飘逸于一体，集华美与幽雅于一身，集华美与幽雅于一身，如此

唐诗，从何而来？

唐诗的韵律，唐诗的意象，以及意境、审美理念等等，能否简单地说是唐代盛世经济发达的必然，以及天下一统的文化反映呢？

用政治或经济的由头来解释唐诗的诞生，显然还缺少基本诗歌要素的支持。诗之为物，在于它有了诗的元素。

在此意义上，唐诗实是经过六朝诗歌一步步的发展，才得以丰腴现世的成熟体。尤其是唐朝的诗歌要素，大都是在六朝诗歌的实践中奠定下来的。这其中发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就有六朝人喜欢的“拟诗”实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朝拟诗研究/赵红玲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6
ISBN 978-7-5326-2453-9

I. 六... II. 赵... III. 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六朝时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0089 号

责任编辑 陈翔燕
装帧设计 杨钟玮

出版人 张晓敏

六朝拟诗研究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375 插页 2 字数 178 000

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6-2453-9/K·514

定价: 1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512—52219025

序

六朝，是金粉东南的符号；六朝，是诗性文化的象征。

六朝诗歌，前接《诗经》、《楚辞》，后通盛唐诗国，在中国文学史延绵的驿路上，筑起魏、晋、宋、齐、梁、陈一座座长亭、短亭。

六朝是一个充满新鲜和新奇的时代。那是一个活着的时候唱“挽歌”，暂住几天要“种竹”，路走到尽头会“恸哭”，择婿之美在“袒腹”的时代。在政治松懈，道德涣散，人性张扬的社会里，你在路上走的时候，到处可以遇到“礼岂为吾辈设”的狷介，“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执着，喜欢喝酒、服药、行散，“乘兴而往”、“兴尽而返”的真率。

那时候，一切朦朦胧胧，但都有距离。文、笔、札和文学“隔”，情、事、意和语言“隔”，声调和诗律“隔”，玄言清谈和审美“隔”，人体美学和诗学“隔”。距离，使文学妙不可言。

曹刘公宴、阮籍咏怀、陆机拟古、潘岳悼亡、左思咏史、郭璞游仙、孙、许玄言、陶潜田园、二谢山水、永明声律、梁、陈宫体。

红玲君选择以“拟诗”的美学为对象，很有见地。

一切学习都是从摹拟开始的，拟诗不仅代表着汉魏六朝诗歌的一种创作倾向，还与“人的自觉”、“文的自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为了把诗写好，那时的人，喜欢以前代诗人的诗歌体式和风格为范本，学习写作，拟诗是一种方法，一种手段，一种风气，一种文化时尚，是一种与古人用同题、同诗进行的交流。

具有经典意义的萧统《文选》，收了陆机拟古诗十二首、江淹拟诗三十首和谢灵运的拟诗，把拟诗排成一个系列，奠定了摹拟的美学。

由于长期以来，激进的文学理论把早期积极的摹拟方法与后世以摹拟代替创造的诗风和诗歌流派混为一谈，一概否定，以致拟诗研究成了禁区，很少有人对它进行探索。

为了进行拟诗的研究，赵红玲收集资料，做了许多拓荒的工作；她筚路蓝缕，开启山林，对六朝独特的文化现象，六朝拟诗创作的动机及审美心理，六朝拟诗的形态如何发展，六朝拟诗的影响和地位等，作出了自己的研究。

品读红玲君的这本著作，让我们明白，六朝拟诗在五言诗体发展的进程中，有很大的作用；不仅对诗歌题材有拓展作用，对诗歌创作技巧有提升作用，且在方法论的层面，在六朝诗歌理论和批评的发展上，都占有一席之地，是六朝整个诗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目前，中国、日本、韩国都有学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而本书付梓在即，比日本、韩国的都早，可以说，填补了六朝诗歌研究上的空白。

赵红玲的古体诗写得很好，她具有较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较宽阔的知识面；同时也有很强的科研能力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她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求索》、《上海师大学报》、《学术纵横》、《西北师大学报》、《内蒙古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颇有质量的学术论文，受到业界好评。

这大概因为她原来是西北师大赵逵夫教授的学生的缘故，赵逵夫先生做学问的方法优秀，指导学生也优秀。

令人欣慰的是，赵红玲现在虽然参加到新闻工作者的行列中去了。但她的著作不会独自寂寞，因为在我们开辟的六朝诗型和母题研究领域里，师兄师妹们已经做了《六朝游仙诗研究》、《南朝宫体诗

研究》、《六朝玄言诗研究》、《汉魏六朝公宴诗研究》、《六朝送别诗研究》、《六朝挽歌诗研究》、《六朝军旅诗研究》等。红玲君的这本著作,依然是在一个和谐美丽的学术大家庭里。

曹 旭

2008年2月2日于上海伊莎士梦雨轩

自序

无意将这篇长文献给父母,红玲宁肯给他们更多的爱。

也无意将这本书献给陈伯海、赵逵夫、曹旭等恩师,对于著作等身、桃李芬芳的他们而言,实在不缺来自我这里的一抹书香。

我想用这本书,纪念已故的刘晓平君,一个对学术抱着理想,但却英年早逝的青年学者。

从事纷繁热闹的新闻工作已有数年,每到静夜,总有一个声音叩问我的内心:你是不是还有一件事没有完成?!

生于西北,长于金城,9年前,承驿马抬爱,“驮”我到了江南。江南的雨,缠缠绵绵,但依然洗不净江南的雨性。北人的厚重和豁达是我熟悉的,但我不得不体验另一种文化个性,奇丽而激越,丰盈而挑剔。独对孤灯,甚觉不安。

内心敏感而细微的体验,并不能阻挡现实世界对我的要求。时年25岁的我,巨大的压力来自身价颇高的同学,来自师友亲人的期许。到沪上求学,孤旅之中,与我同年入学修博士学位的,有刘晓平兄和赵立新兄。那是一段不能忘怀的人生。三人行,赵立新和我,都受到来自刘晓平的许多影响和照顾,江南学馆,因为有兄长,我们不再孤单无助。

当时,30多岁的刘晓平是内蒙古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极受学生喜爱的一位硕士生导师,他自号则鸣,一目不明。晓平兄读书颇杂,

谈论文化历史极有见地,我们的老师陈伯海、曹旭经常在上课时夸奖他。他私下里对谶纬之学很有兴趣,说起自己出生后,有和尚上门,称他一生有二劫,皆难避脱,要他出家,但家人不舍。他活着时,失去一目此劫已应,如真有定数,他早早地离开我们应是第二劫了。无论有无定数,我只记得,当初好酒的他常举杯邀我等:“如(我)早去,别忘洒点酒水呀!”笑谈一如昨日就在眼前。

晓平兄喜欢唱歌,一曲《蒙古人》,唱落都市繁华。亦喜饮酒,再廉价的酒,也摆一盘花生米,招呼同窗共饮。他家道并不丰裕,但却厚待别人。他人颇瘦小,却敢与湘西壮师兄争胜。他的宿舍里,永远人气最旺,讨论问题的声音也最响。

我不能忘记的是,那年我怀上女儿后,不好意思和同学玩,常自己在宿舍“关禁闭”。当时爱人远在西北金城,孤旅苦读,无助孤寂的心情自然是有的。晓平兄知情后,就把师门好友两人一组排好队,每天傍晚轮流陪我散步。有次周末,我想吃饺子,在社科院上完课,刘晓平兄带着我和赵立新兄悄悄潜回宿舍,包饺子给我吃,说自包的才原汁原味。其他几位学友念着我们大老远上课辛苦,我又身怀六甲,也在外面买好丰盛的饭菜等我们仨。然后一遍遍地分别敲我们三个人的宿舍,看回来没有。而我们却躲在晓平兄的宿舍里包饺子,终于被发现了。陈松柏学兄气急败坏地把我们包的饺子悉数夺去送人,还站在楼道里喊叫“刘晓平得了怪病了”,以为发泄。

记得当时,刘兄用手推一推眼镜,那一只明亮的眼睛里满是笑意。他喃喃地对我们说:“这老鬼被气疯了!”然后拿着筷子试图给我抢下几个饺子,蒸汽漫到镜片上,他睁大一只眼睛很艰难地想看清的样子,永远令我难忘。

我生女儿休学一年,回到学校的第3天,刘晓平就发现了病症,他说想回家去治。学子个个拮据,于是我跟同学们一人讨了200元

钱，凑起来给他买了一张回家的飞机票，送他回家。

不期第二天，厦门大学传媒学院赵振祥兄打来电话，说他从天津一友处得知，刘晓平去世了，他不相信，来问问我。我又怎么能相信呢？打电话到他家，学嫂已哭晕在床上，人事不省，旁人证实了这个消息。

2000年10月14日凌晨，刘晓平英年早逝。

他就这样走了。除留下一对孤儿寡母，作为知交，我知道他还留下了一个希望钻研一番的课题：六朝拟诗现象研究。

古人常临终托孤，我兄走得匆忙，如能托，大概也会托给我等。电话线常传来寡嫂和孩子的消息，刘晓平逝世后的第6个春天，他的遗孀嫁给了呼和浩特市一家医院的院长，有了一个新家，孩子也长得很好。

而兄长的学术遗愿，我一直都希望替他完成。刘晓平对这个选题极有兴趣。我在写作此书及后来的修订工作中，总想起与他共处的日子，清歌一曲，浊酒一杯，他对生活的要求如此之少，天可怜见，为何夭杀我兄？

生活着、工作着，在尘俗中挣扎的我，要做一点研究，冷落的不仅是窗外绚丽的茶花。我学力本就甚浅，这个专题的研究，又涉及文学史、批评史两条大线，研究写作的过程中常有呕心沥血之感。虽求学需精，但做一件事不能总无结果。静夜击键，我间或听到过兰花绽放的声音；放下笔，该去楼下走走了。想起与刘、赵二师兄共学的时候，在学思湖畔，湖边有我最喜爱的雪紫吐着清香，一串串柔曼地垂下来，道不尽春天的温柔！

有一段时间，我常想：喜欢思辨的刘兄，为什么不研究先秦诸子，却喜欢上了六朝文学？现在我终能明白，六朝是一个讲究性情的时

代,情与理合,情与境合,终不及情与性合。

参加工作后,我到了新民晚报,走上了新闻工作岗位。杂书读得多了,专业书看得少了,更多地接触社会,了解民生,我的思想有很大变化。前进的路上虽也多艰,但磨砺使我更加愿意追求上进、涤荡性情、深刻思考。我以为这样的自己,缅怀性情高洁、驾鹤远游的刘晓平君,他会感到温暖的。

赵红玲

于上海证大家园观复阁

2007年12月18日

导 言

集华丽与典雅于一身,既厚重又优美,既壮丽又幽怨,一种美轮美奂的诗歌存在,在中国诗歌的王国里,这样的“尤物”惟有唐诗!

如此唐诗,从何而来?

唐诗的韵律,唐诗的意象,以及意境、审美理念等,莫非真如有人所言,是唐代盛世经济发展的必然,以及天下一统的文化反映?

其实,任何用政治或经济的由头来解释唐诗的说法,都显得缺少基本诗歌要素的支撑。诗之为诗,在于它先有了诗的要素,而意象、韵律、意境等不出其右。

在此意义上,唐诗实在是经唐前诗歌一步步的发展,才得以丰腴,然后横空出世的成熟体。事实是,唐朝的诗歌要素,大都是在唐前诗歌的实践中稳定下来的。这中间发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就是六朝人喜欢的“拟诗实践”。

有一个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六朝时的拟诗,占到诗歌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包括拟乐府)。为什么有那么多诗人,愿意去摹拟作诗?

六朝是讲求性情的时代,诗是感性的,即使作为“诗史”,也是性情的抒发。这是否反映了拟诗创作者的审美理想,与六朝整个时代的诗歌审美理想,有某种统一性?

而展卷细读,我们竟发现六朝一些重要的诗类、诗体,比如代言体、赠答体、咏怀诗、杂诗、咏史诗、古意诗、赋得诗、咏物诗等,都与拟

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么,拟诗在六朝的大量产生,是不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定文化现象?这是否与当时诗歌发展的状况有关,也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想及社会政治上层的风气有关?假如诗人因拟诗可假意于古人的“隐讳”,借之抒写性灵,那么拟诗就携带了特定时代赋予的深刻意韵。透过拟诗,我们可以考察诗人的创作动机及心路,从而揭开许多被历史尘封的文学之秘。

这种汉魏六朝的文人,拿前代诗人的诗歌体式或具体诗歌作为范本,有意摹拟而创作诗歌的方式,并不是一种二手的、被动的创作。一个巨大的文人创作的数目,已经证明这种体式确曾备受推崇。

甚至,在六朝诗学发展的道路上,拟诗还作为一种间接批评方式具体地存在过。选择去拟谁的诗,这本身就是一种批评。后来,这影响到钟嵘的品诗,萧统的选诗等。

唐以后,大凡推重汉魏传统的人,多取八代诗歌而拟之。对八代诗歌的摹拟,成了一种与复古求新的传统相依而生的现象。

萧统《文选》对诗歌的分类中,也单列杂拟类,拟写诗歌是中古时期特殊而突出的诗歌现象。

如果可以让时光倒流,让我们把拟诗放在她产生的环境中,就会欣喜地看到中古拟诗那争文竞墨,邀名博彩的华丽身段。

拟诗与抄袭式的摹仿无关,诗人反倒常藉此展露才华。江淹曾因拟古享誉当时,钟嵘《诗品》评江淹列他的诗作为中品,谓“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颇见褒扬之意。南平穆王刘铄,因拟诗博得盛誉。《南史》卷十四《宋宗室及诸王传下》说:

南平穆王铄,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元嘉十六年,年九岁,封南平王。少好学,有文才,未弱冠,拟古三十余首,

时人以为亚迹陆机。

《金楼子·说蕃》篇上也说：

刘休玄少好学，尝为《水仙赋》，当时以为不减《洛神》；
《拟古诗》，时人以为陆士衡之流。

萧统《文选》选诗，拟诗列为一类，而与其他诗类并列。江淹拟诗三十首被悉数收录，陆机拟诗收入十二首之多，其他拟诗也多有收入。陆机在《诗品》中名列上品，钟嵘称其“咀嚼英华，厌饫膏泽”。可知当时陆机、刘铄辈，时人因其能拟制诗歌而称其为优异之才。

但是，我国历来的学者们，大多对摹拟作品持贬低和轻视的态度。之所以如此，是有许多历史和文化原因的。其中，脱离了具体历史，脱离了诗学史论说“拟诗”，不能不说是第一大原因。

六朝拟诗在后来的文学评价中，命运差多了。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学史和学术界对之采取一种不合理的态度，以为拟诗的艺术创造性差，艺术价值不大，拟诗的内容及情感真实度也不强，如此种种的问题，使人们长期以来不能合理地审视六朝拟诗的文化、历史地位，更不能正确地定位六朝拟诗的艺术价值。

另外，当代诗歌批评者，历来以从思想性的角度入手评价诗歌为能事。因为反对“为文而造情”，进而对具有“为文而造情”倾向的诗作，进行好似合乎逻辑的贬低。可惜因为对诗歌思想性的重视，不期然又形成了另一种轻视。拟诗其独特的内涵和对诗歌发展的推动作用，自然就无从发启。六朝拟诗也就一直没有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和积极研究。

因此，在拟诗的研究中，涉及六朝拟诗的学者也就很少。直到近

人王瑶先生,才在《中古文学史论·拟古与作伪》中讲到拟诗。他论文坛的摹拟现象时谈到拟诗,或许由于篇幅有限,论证未能充分展开。即便如此,王先生之文也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

后来又有周勋初《魏晋南北朝时文坛上的摹拟之风》一文,在讨论整个文坛的风气问题时论及拟诗,然而周先生也未对拟诗作更为深入的、专项的研究。^{〔2〕}钱志熙《齐梁拟乐府诗赋题法初探——兼论乐府诗写作方法之流变》,对拟乐府的写作方法问题进行了探索,乐府仅是诗歌体式的一种,因而对拟乐府的研究,也只是拟诗研究的一个枝节。^{〔3〕}

另有关于鲍照、陆机、江淹等作家作品研究的几篇文章中,提到一些关于拟诗的问题,因不是对六朝拟诗的专门研究,其论说的深度自然可想而知。台湾梅家玲博士的《汉魏六朝文学新论——拟代与赠答篇》,^{〔4〕}可称是继各位先生之后贴近这个专题的比较有新见的著作,但她的研究有她的特点,从其书名就可看出并不是对六朝拟诗的专题研究。

有同门师兄,内蒙古大学刘晓平君有心于此,以刘则鸣之名发表过《谢灵运〈拟邺中集八首〉考论》、《从陆机拟诗看其“呈才”的诗学观》二文,^{〔5〕}然我师兄不幸英年早逝,关于六朝拟诗的专题研究,只能搁浅。

〔1〕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拟古与作伪》,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2版,第211页。

〔2〕 参见《周勋初文集·文史新知·魏晋南北朝时文坛上的摹拟之风》,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97页。

〔3〕 参见《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4期,第60页。

〔4〕 参见梅家玲《汉魏六朝文学新论——拟代与赠答篇》,台湾里仁书局,1997年4月出版。

〔5〕 《谢灵运〈拟邺中集八首〉考论》、《从陆机拟诗看其“呈才”的诗学观》二文分别载《上海师大学报》1999年第6期、《中国韵文学刊》2000年第1期。

因而,六朝拟诗的研究尚处于边缘状态,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

现在看来,六朝拟诗在五言诗体发展的进程中,不论是对诗歌的题材拓展还是诗歌创作技巧的提高,以及对六朝诗歌批评的发展,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可以这样说,没有六朝时代的摹拟,就很有可能没有唐诗的昌盛。六朝诗歌中,拟诗的审美理念对六朝诗歌理论的催生意义,直接影响到唐诗,拟诗过程中形成的“以悲为美”审美理想,后来渗透到中国诗歌的情怀中去。

但拟诗自身是如何出现、如何发展、如何产生影响的,这却是应当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就乐府而言,清代冯班在《钝吟杂录》中论李白对乐府的继承和发展时如是说:

李太白崛起,奄古人而有之,根于《离骚》,杂以魏三祖乐府,近法鲍明远,梁、陈流丽,亦时时间出,谪辞云构,奇文郁起,后世作者,无以加矣。

六朝时期

六朝拟诗研究,必然要深入到诗歌的文化历史、社会心理、诗体风格、文本、影响和接受等层面,把她放在六朝时期,以及“先唐”这个历史概念中,全方位、多角度地来透视和解析之,才能最大限度地达到深入、系统地研究六朝拟诗的预期目的。

在此专题下就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六朝拟诗的界定;六朝拟诗具有的特征;六朝拟诗作为六朝比较独特的文化现象,其发生及发生的意义;六朝拟诗的形态发展;六朝拟诗创作的动机,以及审美心理的形成;六朝拟诗反映的诗学思想;六朝拟诗的影响和地位,等等。

另外,在这项研究中,六朝拟诗与六朝诗歌批评的关系问题是绕

不开的。这个问题历来少人关注,笔者试图联系文学史及批评史两大发展路线,论证六朝拟诗与“诗缘情说”,钟嵘品诗和萧统选诗等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及六朝拟诗在五言新体确立过程中的潜诗学意义。

还有,六朝文学普遍崇尚以“雅”、“怨”为美的审美风格,但这一审美倾向是怎样凸显和范型化的,也少人研究。笔者也希望在拟诗研究中初步解决六朝拟诗如何强化中古以悲为美的审美理念,文人的摹写如何在客观上雅化诗歌,在拟写过程中确立典型题材等问题。

目 录

导言

第一章 序论	1
第一节 六朝拟诗的概念界定	1
第二节 六朝拟诗的特征	8
一、诗歌标题的特殊性	8
二、有意的摹拟迹象	9
三、复古倾向	12
四、为文而造情	14
第三节 六朝拟诗的分类	16
一、拟乐府和拟文人徒诗	16
二、同旨摹拟、反意摹拟、创意摹拟	21
三、仿拟、揣拟、代拟	23
第二章 六朝拟诗源起	26
第一节 六朝拟诗溯源	26
一、先汉诗歌中的摹拟因子	26
二、汉代诗赋摹拟经验的积累和拟诗的出现	33
第二节 拟诗发生的社会文化环境	36
一、道家文艺观的复归与主情主采文艺思潮的出现	37
二、诗歌功能的泛化和世俗化	45
第三节 拟诗发生的诗歌内部条件	51